

活捉笑面虎

活捉笑面虎

方青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活捉笑面虎

著作者

方

青

出版者

東

北

書

店

佳木斯 哈爾濱 齊齊哈爾 牡丹江 東安 北安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

印刷者

東

北

報

二廠

元

價定冊每

佳. 10000 版初月八年六十三國民

目錄

開台鼓

- 第一回：假出殯瞞哄親朋鄉里 放漢奸種下惡禍根苗
- 第二回：倒插筆論論蕭家罪孽 說回書叙叙惡霸欺人
- 第三回：假慈悲真像貓哭耗子 真奸詐假設清算鬭爭
- 第四回：王大楞被窩說出實話 石隊長打動負義之人
- 第五回：笑面虎巧使陰謀詭計 石隊長靈機看破真情
- 第六回：蕭振武組織中央胡子 老百姓受害恨入骨髓
- 第七回：工作隊拚命保護百姓 吳大叔慶賀土地還家

第八回：狗漢奸再用美人拉攏
第九回：大報仇人民討還血債

收場鐸

吳大叔激起復仇火焰
齊心屯羣衆歃血為盟

開台鼓

西江月：盤古三皇治世，流傳五千餘年，
星移斗倒山河改，人情世事不變。

自從五帝爲君，分清富貴貧賤。
錦上添花世相傳，誰肯雪裏送炭？

晴天一聲沉雷，驚醒千萬窮漢，
清算鬭爭分土地，開個地覆天翻！

掃清當道豪紳，打倒惡霸封建，
皆因來了共產黨，窮人才把身翻。

這四首西江月乃是江北蕭家油坊老李頭所作。這位老李頭乃是山東省萊州府人氏，自幼便走南闖北，流落江湖，走過京，闖過衛，東京汴梁，西帝長安，經的多，見的廣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學會了十二本評書，秦漢魏晉，唐宋元明，無不精通。一提起五虎平西，薛禮征東，隋唐列國，黃袍加身……不管你打哪兒提起個頭來，他就能滔滔不絕，順嘴直流，老李頭屈指一算，靠這十二部評書說了三十年，真是走遍天下，交遍天下，四海之內，無不為朋友，隨身攜帶兩件寶貝：一件是紅棗本的『驚堂木』，一件是『九根柴』。大扇子還是學滿了徒他師父送給他的。三十年來，寸步不離，就靠這兩件法寶，走到那裏，吃到那裏，說起話來，眼皮可活，真是見什麼人，說什麼話，人緣挺好，到哪裏都受人歡迎。可是直到如今，這位老李頭還是一無所有，兩袖清風。因為他為人慷慨，仗義疎財，有了錢便三三兩兩，吃吃喝喝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賠是賠了不少錢，就是一個也靡存下；尤其是自從民國十八年來關外，二年以後，就趕上『九一八』事變，十四年間，把他折騰的連回關裏的盤山也沒有，一連歇上三天工，就得到朋友家混飯吃。後來乾脆就兼賣零工，勉強糊口，晚年光景，甚是可憐，今年已經五十歲

了，還是光棍一條，腿肚子上貼着灶王爺——人走家搬。

『八一五』事變以後，他親眼看到來了共產黨八路軍，領導窮人鬭爭漢奸惡霸，清算舊賬，討還血債，把太漢奸笑面虎、警察署長蕭振武，也給槍斃了，窮人分了地，又分房子又分馬，他自己也分着了一間房，搗半地，這老頭真也高興極了，打算不說書了，種自己這塊半地。前幾天又娶了徐家寡婦爲妻，別看他年已半百，他說：『姜子牙八十四歲才做新郎，還娶了七十二歲的黃花女哩！』却說這天正是民國三十五年除夕之日，老李頭想到今年過年與往年不同，多虧共產黨領導着翻了身，又有房子又有地，成家立業，心裏好不快活！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，就是不知如何報答共產黨的恩情。想來想去，有了！能行風的行風，能行雨的行雨，我姓李的也沒有別的本事，就把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的事情，編一部評書，來報答共產黨；若能遇到有心之人把它記下來，流傳後世，教育子孫，我姓李的算是死也甘心。他把一年來的翻身大事細細回想了一下，編了一本評書，題目就叫『活捉笑面虎』，他又把一張毛主席的像片裝到鏡框裏，掛到神位上，又把屋裏收拾得乾乾淨淨。說這話已到黃昏，他點起兩根大紅蠟燭，預備了幾樣

酒菜，把農會幹部街坊鄰居都請來，正喝得高興，老李頭把他自己的心願跟大夥一說，衆人非常高興，不等酒喝完就催老李頭快講。老李頭先唸了前面那四首西江月，便滔滔不斷講起來。

第一回

假出殯瞞哄親朋鄉里
放漢奸種下惹禍根苗

話說在一百年以前，老蕭家打海城搬到江北來，開荒佔草，安家立業，取名蕭家窩棚。到民國年間，傳到蕭玉箴這一輩，蕭家窩棚已有三百餘戶，成了個水旱碼頭；蕭家又開了個油坊，這地方就叫成了蕭家油坊。後來日本人來了，蕭家又在油坊的前院，蓋成五間臨街的門面，經售洋廣雜貨，零整批發，站欄櫃的，跑外水的，連油坊的院心，伙計，上上下下，不下百十號人。論地畝，不足三百晌，也够二百七八，僱上十來個勞金，耕種七十多垧地，其餘統統吃租。論勢力，蕭玉箴長子蕭振武，當一名警察署長，通曉日語，精明強幹，說起話來，眼珠子亂轉，要不是當中有鼻樑擋住，兩個眼珠就要碰到一塊兒。做事情手脚也俐索，無論勞工奉仕，出荷獻納，只要他一插手，管保是要八百，給一千，使得江上太君，十分寵愛，送他戰刀一把，凡有不聽命令的小民，不論是非，先斬後奏，執掌生殺大權。真是蕭振武在警察署一跺腳，街上的房子都亂

顛。

蕭玉簾向來就是能鑽空，會溜虛，見了有錢有勢的便打躬作揖，滿嘴的溜舐奉承，硬着頭皮往裏鑽。見了窮人，也常常給作笑一面；他這一笑，可不同別人，一定要在你身上打個小算盤。比方有人張口跟他借錢，他只要看你還有個一間房二畝地，保險是個連哈哈帶笑，滿口『好說！好說！』利錢也不用講，看起來滿和氣。過了一年半載，便找到頭上來，拿東西頂賬，翻臉不認人。若是誰犯到他手裏，當下舉手便打，張嘴便罵，真能拉下臉來。現在他仗着兒子的勢力，當了個協和會長，誰還敢提『玉簾』兩個字呀？見了面都是會長會長短的；可是背後都靡有人這麼叫他，叫名字吧，鄉下人又靡幾個能認下這個『簾』字來，都叫成了『蕭玉虎』，後來不曉得誰給他起了個『笑面虎』，衆人都覺得恰合身份，一下就叫開了，比他的本名還響亮。

誰曾想：滿洲國這一套鬼把戲，叫老毛子的一聲大砲給打塌了台，蕭家也就跟着『樹倒猴孫散』，再沒有依靠了。過了些時，好容易盼來了個什麼趙委員，說是加入國民黨，就能照舊維持勢力，可是就像煙筒裏一陣青煙，剛出來挺帶勁，過一會就靡事了。

不幾天，民主聯軍打開了縣城，貼上安民佈告，公賣公賣，來往行人，買賣客商，一概恢復照常。笑面虎覺着也還滿意，雖然自己當不成會長，兒子也當不成署長，這倒無妨，就憑手邊這點產業，還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却說這天笑面虎出得門來，看到街上站着很多人，紛紛議論；笑面虎正自揣摩，一眼看到路西的牆上，用白灰橫寫一行斗大的字，他走着走着：

『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有仇報仇，有冤伸冤！』

笑面虎不看則罷，看完之後，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兩道濃眉，轉成了兩個疙瘩，就像高樓失脚，松花江心翻船，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？過了一會兒，暈暈沉沉，好像聽到有人議論自己，急忙扭頭一看，只見三三五五，指手劃腳，就是聽不到說什麼；往前趨兩步，人們都散開了，若無其事。這麼一來，笑面虎倒猜透了十之八九，反正是於自己不利。趕緊三步併作兩步，回得家來，派了一名貼心伙計，打探究竟。剛過一頓飯的工夫，伙計急忙回報說：『昨個兒縣裏開了公審會，把董會長槍斃了；還沒收了家產，分給窮人。這窮人可鬧翻了天，上到台子上，跳着腳講理。又說慢慢四鎮上都要清

算，貪上人命的都不得活。』笑面虎聽了，就跟熱鍋上螞蟻一樣，坐不是，站不是，在屋裏來回踟躕了兩遭，還是拿不定主意。忽然眉頭一皺，想起把兒子振武找來商議一下，到底是兒子精明，聞聽此言，面不改色，氣不發喘，眼珠子一轉，計上心來。跟父親一說，笑面虎連聲說好！好！事不宜遲，說辦就辦，正是：

安排金蟬脫殼計，

妄想螞蟻轉乾坤。

且說蕭振武雖然裝得自自然然，若無其事，就這一驚，也非同小可，心裏着實害怕，自知有鬼，瞞不過去，萬不得已，才跟父親獻計說：『三十六計，走爲上策，對外就報死亡。』父親自然同意。這時剛才吃過晌午飯，蕭振武回到屋裏，喝了兩口煤油，立刻就上吐下瀉，大哭大叫，說是得了急病。笑面虎這裏就到廳張羅，請醫生，叫大夫，把街上的三個漢醫都找來，一看地上吐了一大片，身上也有點發熱，誰也斷不定是什麼病，隨便開了個藥方。笑面虎前街後街，跑的滿頭大汗，這個煎湯，那個熬藥，鬧了個滿城風雨，裏裏外外都知道蕭振武得了急病。到了點燈以後，把陰陽先生趙齋子請

來，整整忙了一宵，才安排妥當，在棺材裏鋪上三層磚，約摸和一個人的分量差不多，振武呢？就在當天三星晌午歪的時候，坐着一輛膠皮轆轤車逃走了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人們看見蕭家門口掛着雪白的『過頭紙』，小孩們都穿着白鞋，戴着孝帽，笑面虎把一些人請到院子裏去，早有蕭振武的大兒見人就磕頭，真是『孝子頭，滿地流』，笑面虎這裏就趕緊迎上來說：『振武得了急病，半夜天嚙了氣，趙先生——就是那個趙癩子——看了時辰，說是一丑時入殮，寅時下葬，錯了時辰，妨老剋幼。』遠親來不及報喪，就求近隣幫忙！』衆人一聽，真是光着屁股坐板凳——有板有眼。走到靈堂一看：門口上早貼了『守門符』，樑上貼着『懸樑符』，棺材上也有『名祿符』，『靈頭幡』，供桌供飯，燒香點紙，孩子哭，大人叫，忙個不休。趙癩子就撒着五色糧『撞殃氣』，用搖錢樹『拉魂』，就像真有那麼回事一樣。大夥兒心裏雖然有點疑心，倒也靡人去過分追究，便馬馬虎虎幫忙把靈抬出去，下了葬，才算把事辦完。笑面虎雖然一宵沒閤眼，忙了個够噲；細想起來，這個把戲耍的倒也奧妙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找不出一點破綻來。想到這裏，心裏鬆了一口氣。就在這時，看到街上來了幾個

外路人，早有嘴快的說是工作隊來了。笑面虎心想定是走漏風聲，闖出大禍，吓的魂不附體。要知後事如何！且看本書慢慢交代。

第二回

倒插筆論論蕭家罪孽
說回書叙叙惡霸欺人

話說笑面虎一聽說來了工作隊，早吓的目瞪口呆，站到那裏發楞。爲什麼他這麼怕工作隊呢！這裏面大有情由，說來話長，蕭家欺壓窮人的事情，三天三宵也說不完。單說吳瞎子兩口子被害的事情吧：這事出在老中華民國十年上，陰陽先生說蕭家墳地風水好，因爲墳地北面，是一個小圓山頭，東西兩面，兩道崗地，這叫『二龍戲珠』，人旺財旺。這年清明時節，笑面虎高了興，在兩個龍頭上，栽了四棵小松樹，說是長上龍鬚，就更福大壽長。誰想到撈青戶吳瞎子蹺地的時候，一不小心，剝下一棵來，可把笑面虎惹火了，說是破壞了蕭家的風水。手使一根大棒，找着吳瞎了，迎面打來，頭一棒子叫吳瞎子閃過去，笑面虎一手打空了，震的手生疼，越發惱怒，就勢來了個『虎撲子』，掄起大棒，一下子打斷了吳瞎子的兩腿，當時躺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原來這一棒子正打在膝蓋上，骨頭都打碎了，一動也不能動，眼看着就腫起來，由紅變紫，由紫變

黑，腿腫得比腰還粗，不出三天就死了。留下三歲的孤兒和未滿三十的寡婦，棺材也買不起，親親故故也都是貧寒日月，貸借無門。吳家寡婦越想越氣，一口氣跑到蕭家，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連哭帶說，不過央求蕭家買一口棺材，成殮起來。那知道這天蕭家正給小孩過週歲，大擺筵席，碰盃把盞，猜拳行令，正自高興。見一瘋婦哭門，必主惡兆，不曉得誰說了一句『衝運！』這可惹起了笑面虎的無名大火，一手抄起打吳瞎子的那根大棒，滿臉殺氣，就往外走；不是衆人攔住，馬上又是一條人命。死罪已免，活罪難饒，立刻派了管賬先生，送她到縣裏去蹲『風眼』。可憐吳瞎子死在土炕上靡人管，三歲的兒子鎖住爬到死人的身上就哭，街坊鄰居靡有一個不眼酸掉淚的。後來才有本家吳大叔關照着把吳瞎子埋了，把鎖住抱回家去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吳家寡婦，自從到了縣裏，惦記亡夫幼子，心如刀割一般，殺夫之仇，不知何日才能出頭？連氣帶急，得了羊癲瘋，口吐白沫，胡言亂語，三天以來，水米不曾搭牙。到第四天，身上發燒，口也乾了，眼也紅了，一跳好幾尺高，亂抓亂撞，鬧了一天。到晚間，不曉得怎麼一頭栽下去，再也靡有起來，第二天監婆來看時，早已死去多時。